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七十三回 認玉船大方不推究 結珠胎小妹太嬌羞

卻說眉仙正怕寶珠、婉香搶她的玉船兒，軟玉進來，忙央著道：「好姊姊，快幫我呢。」軟玉道：「姊妹交給我。」眉仙道：「好吧，他們做鵝蚌，你做漁翁呢。」軟玉笑道：「誰稀罕這個，這東西本來還是我家的呢。」眉仙道：「越發好了，倒來充做主子了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正經是軟姊姊家的，我從前也見過來。」婉香笑道：「既是軟姊姊家的，怎麼會到了三太太那裡？」軟玉道：「想來是我太太在時送給三太太的。」寶珠道：「這也未必。我記得你太太去世之後，我還在府裡用過一隻杯子，要便原有照樣的兩隻，也說不定。若說是你太太送給三太太的，這話不像。」軟玉笑道：「照你說，不是我太太送你三太太時，便是你三太太從我太太那裡偷了來。」說著笑彎了腰。寶珠聽說這話，便不肯依，呵著兩手，要去呵癢，慌的軟玉奪門逃了。眉仙道：「軟丫頭真是該打，你還不擰他的嘴去？」寶珠不待他說早就躡足兒趕著軟玉出來。軟玉見寶珠追了出來，忙向左轉個彎兒，避入醉花仙館。忙叫：「蕊珠妹妹幫我呢。」口裡說著，早已穿過蕊珠的臥房，繞向後房躲去。寶珠進來，卻和蕊珠撞個滿懷。蕊珠的身材，本是極嬌小的，禁這一撞，早跌在地下。寶珠不防撞了蕊珠，吃了一驚，見蕊珠已在地下哭了，不禁笑道：「好妹妹，快不要哭。這都是你姊姊害你的，你跌疼了哪裡？」說著，早蹲下地去，抱她起來。蕊珠卻是一身兒都靠在寶珠肩上說：「我的心和牙齒都震碎了呢。」寶珠說：「不哭，不哭，今兒是正月初一，哭不得。我來和你擲狀元紅。」蕊珠聽說，果然止了哭，一手揩著眼淚，頭倒在寶珠懷裡說：「你不要追我姊姊去，我和你來。」寶珠因將著她手兒，走到妝台邊坐下，一面叫筆花拿盃盆子來，一面向空笑道：「軟兒，你躲著盡你躲去，明兒我總好好的收拾你。」硯香笑道：「大小姐早從後房繞了出去。」

寶珠便不理會，也叫硯香、筆花一淘兒擲狀元。蕊珠每盤都輸，落後寶珠擲了一盆五紅，卻被蕊珠將骰子一把收起說：「不和你來了。」寶珠不肯，蕊珠重又放在盆子裡道：「讓你一個兒來去。」回頭嗔硯香道：「火爐子也熄了，茶也冷了，被窩兒也不抖，咱們今兒賭一夜氣嗎？」硯香見蕊珠已有倦意，便答應著去倒茶，筆花也走開去添那火爐子的炭。

寶珠卻走向牀上，一頭躺下。蕊珠笑道：「就這樣睡麼？還是半夜裡再起來抖被？」寶珠聽說，重又坐起走下地來道：「我還想軟姊姊那裡去。」蕊珠看了寶珠一眼，半晌不答，既而道：「是呢。回來我姊姊當你真的惱了，可不穩便，果然是去的好。」因回頭叫硯香打燈。硯香笑笑卻不動手。筆花已把被窩抖好了，將著硯香一同退了出去，隨手把房門帶上。寶珠見蕊珠滿臉的不自在相，因看鐘道：「十二下了，咱們睡罷。」蕊珠道：「早呢，軟姊姊或是婉姊姊、眉姊姊都等著你呢，你怎麼不去？你不去可要我替你通知一聲兒嗎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你愛去通知，你只管請，我卻要睡了。」說著便自寬衣。蕊珠卻真的站了起來，拿個煤子點了火，又去點了風燈。剛拿在手裡要走，不防寶珠走過來，一口吹熄了，接去放在桌上。一手便替他解衣鈕子，蕊珠擊手抹了寶珠的手。寶珠見他眼波兒早已水汪汪的，因道：「何苦嘔我呢？」蕊珠不語，把個手指兒在寶珠頰上輕輕的點了一下，那淚珠兒竟滴了下來。寶珠心裡本是憐惜蕊珠，見他這樣，因怪到自己不該冷落了他。因打起一副溫存手段，沒口子的逗著他笑，好不容易才把蕊珠擁入羅緯。少不得枕邊衾底又有多少纏綿。

這且按下，卻說這夜，軟玉滿擬寶珠總到留餘春山房來，因一個兒坐到兩點多種。聽小丫頭說已在醉花仙館睡了，便自和衣上牀。正朦朧間，忽聽書房裡有人講話，細聽是筆花的聲音。軟玉本未睡熟，因叫聲「筆花進來。」問：「這時候你來什麼？敢是爺醉了酒，嘔了嗎？」筆花道：「不是。頭裡小姐跌了一下，倒不覺得。這會子吵肚裡疼的忍不住呢。」軟玉道：「怕是受了寒呢。」筆花道：「不是，剛請金爺來診脈，說是動了胎氣呢。」軟玉怔道：「怪道你小姐總說有病。每每吃了什麼，便覺得要嘔，又喜歡吃酸食兒。」筆花聽說軟玉講自己小姐愛吃酸，想到方才的光景，不禁臉紅紅的笑了起來。軟玉道：「金爺既來過了，太太可也知道了嗎？」筆花道：「太太剛來過了，才去。心裡又歡喜又急，別的到不說什麼，只吩咐爺說今後不許歇在醉花仙館。因此咱們小姐又哭得和淚人兒一般。」軟玉笑道：「只又是太太的什麼意思呢？」筆花臉上紅了一層，欲待不說，估量軟玉不懂，因道：「聽說是有了喜時，兩口子同不得牀，怕養下孩子來瘡癩兒多的緣故。」軟玉仍是不懂，因道：「這又什麼緣故呢？」筆花回答不出，半晌道：「從前聽我府裡太太這樣講的，大約總是醫生們嚼的舌根子，倒也不管他去。不過這會子咱們爺到為了難。眼看著小姐病著，怎麼肯分牀去睡？若不依了太太時，又怕惹了太太的氣。我剛到惜紅軒和夕陽紅半樓去來，都已睡的靜了，所以來和書芬姐商量，怎麼想個法子，把爺請到這裡才好。」說著書芬已進來了，笑道：「這個你也太多事了，太太吩咐不過不許爺……」說到這裡卻抵嘴兒羞的講不下去。又道：「爺不放心丟下你小姐時，你只等他坐的倦了，請你房裡睡去就是。」筆花聽說，兜臉的啐了一口道：「到是請爺到你房裡睡去。」軟玉也笑了起來。

正說的好笑，忽地硯香又匆匆進來對筆花道：「小姐和爺惱了呢，快還不去？大小姐還沒睡，快也勸去。」軟玉見他神色倉惶，因道：「什麼便惱了？」硯香道：「小姐因金爺說是有喜，羞的什麼似的，卻又被太太知道了。他說明兒少不得合府的人都要知道，把張臉兒放哪裡去？恨的不要活了，說都是爺害的他，這會子和爺吵著，把爺的手臂兒擰的沒一塊好肉。爺也沒一句話兒分辯，又不忍避開了不盡他擰，怕他分外生氣，這會子擰的哭了呢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軟玉道：「正經不要把爺擰的什麼似的，明兒見不來人。」書芬道：「聽他呢，他這張貧嘴，不拘講什麼，總加銜兒，爺總願意給蕊小姐擰著，便是疼了，也總有趣兒，管他去呢。」

軟玉總放心不下，便叫書芬掌燈，走下地來，整整衣，同出院去。此時雪已下得兩寸多厚，天氣更冷，風吹過來，覺得寒勁勁的。遠遠已聽得雞聲喔喔。筆花笑道：「今兒大年初一又鬧了一夜，咱們真是哪裡來的晦氣？」硯香笑道：「大年初一得了個喜信，怕還不好嗎？」說著已到惜紅軒門首，見裡面燈火已熄。只有婉香房裡，還有隔幃兒的一點兒燈影，便從游廊上走去。那鸚鵡聽的人聲，早驚醒了，叫將起來。軟玉等卻不理會，一直來到醉花仙館，見裡面燈火通明，房裡的火盆子升得正旺。蕊珠擁著被兒，捧著臉在那裡哭。寶珠卻低著頭，蹙著眉兒，一手撫著自己膀子，面向著蕊珠，並不覺得軟玉進來。軟玉看他兩個的神景，不禁好笑，因道：「寶弟弟，你可是被蕊妹妹擰的疼了？我來替你揉呢。」蕊珠抬頭因向軟玉道：「姊姊你來的好，你把我命裡的魔星，前世裡的冤家，帶引了開去，免的我看著生氣。」又道：「你也知道了嗎？我明兒怎麼見人去？」軟玉笑道：「這也斷沒有人來取笑你的。只有替你高興，替老太太道喜去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少說，仔細你的皮肉。他正沒處出這口氣呢。」軟玉道：「正經妹妹你這會子疼的怎麼樣？」蕊珠道：「這會子我擰的他疼了，我到疼的好了。」說著不禁破涕為笑道：「只怕姊姊到替他疼的利害呢。」軟玉也笑道：「寶弟弟，你何苦來？他既不要你在這裡，你怎麼不到別處去？」蕊珠道：「是呢，我也說怎麼不到姊姊那裡去？」軟玉、寶珠一齊笑了，答不出話。到是筆花笑道：「怪不道剛才大小姐說我小姐愛吃酸食兒呢。」說得軟玉越發笑了起來。

此時天已微明，紗窗上映著雪光，樹枝上的雀兒先吱吱咄咄的叫了起來。蕊珠兩夜不睡，也便倦了，朦朧著去。硯香喚醒了，叫他睡好，她便和衣躺下，硯香給她蓋上了被，蕊珠又重新睜開眼來，看著寶珠，見軟玉在旁。便不則聲，轉臉兒向牀裡睡去。軟玉知道蕊珠的意思並不真要寶珠往別處去，因便推說冷了，回去添衣，這裡寶珠便仍睡下不提。

打這日起，蕊珠心裡只怕人家當面取笑，便推病不到南正院去。寶珠也終日的伴著蕊珠，不忍離開一步了，連婉香、眉仙到來，蕊珠也只隔著帳兒談天。有時明明坐在牀上，卻總躲向被窩兒裡去，朝著裡牀對答，不肯和人照面。大家知道他是害羞，也就絕口不提這一個「喜」字。直到美雲的嫁期近了，還是不肯出去。卻好葉太夫人著人來接軟玉、蕊珠，因眉仙已是沈左襄的奇女，一並接著過去，預備美雲過來時，不致寂寞。蕊珠便趁此機會，避到家去，和瘦春作伴。

那葉府裡又把浣花接了回來，幫著軟玉、眉仙等料理新房。打從正月初八行聘那日起，兩府裡忙個不了。秦府裡一切都是袁太

太和沈藕香、石漱芳主持。葉府裡則太夫人年壽已高；尤月香又不慣閒事；眉仙是男府裡的眷屬，有些不便作主；軟玉、蕊珠又少不更事；瘦春是即補的新娘，避了不出，還把個浣花扯住了，陪在身邊；因此便把大賓金有聲的令妹，石時的太太請了過來，主持一切。這且表過不題。

卻說喜期的正日，便是正月十三。早兩天開奩，金有聲大早起來，先到葉府裡道喜。一會子盛蓮仙也到了，又添上兩位陪賓，男府請的是桑春，女府請的是華夢庵，四人都在葉府會齊，同到秦府。只見車馬盈門，自門頭起直到川堂裡面，大廳上開了中門，二廳上鋪滿妝奩，沿路上掛燈結綵，搭了棚廠，喜字、幃子掛的沒一絲兒壁縫，真個紙醉金迷，賽過珠宮貝闕。四乘大賓的轎子到門，早已大吹大擂，一重一重的門首，都有吹打，到大廳上下轎，早有張壽、高升等接著，引到南書廳和秦文道喜。過後就有四位知賓的貴客，是李冠英、白劍秋、林冠如、何祝春等。陪到東花廳坐茶畢後，就在西花廳坐席，每處廳上，都有一班清音細樂，只覺人人都是滿面春風，個個含著一團和氣。

夢庵和蓮仙本來都是放浪不羈的，這會子在這雍容整肅的場面上，倒不免有點兒拘束了。所以轉覺金有聲、桑春等一班老輩瀟灑自如。

閒話少說，不一時，飯畢之後，秦文過來給四位大賓道勞。外面早已人聲鼎沸，忙著穿桿子、絡索子、抬動妝奩。金有聲等便起身告辭。階下鼓樂齊作，聒的言語也聽不明白，秦文送至西花廳門首，仍是四位知賓，送到大廳上轎。男府大賓在前，女府大賓在後，魚貫而出，門外升炮三升，一班閒人閃開讓路，看那媒人的轎子去後，再回門內探頭一望，正是：

萬重朱戶神仙窟，百寶妝奩富貴家。